中國文化

研究集刊

5

复旦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 五 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五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插页1　字数433千
1987年6月第1版　　16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253·021　　定价：3.45元

109780

China

《中国文化》顾问和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于光远　刘大年　李　新　周谷城　胡　绳
顾廷龙　梅　益　黎　澍　谭其骧　蔡尚思

编委：

丁守和（主编）　方　行（主编）　王学庄
刘志琴　朱维铮　汤　纲　李华兴　耿云志
姜义华　黄　沫

目　录

通　论

西藏佛教文化十讲……王　尧（1）
印度教与中国文化……黄心川（37）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禅宗……葛兆光（49）
续论中国文化二题……许思园（65）
中国古代文化结构……向仍旦（80）
世界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花
——古老而绚丽的中国戏曲……李　平（95）

专　论

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
——殷商文化述略……吴浩坤（108）
从玄鸟到凤凰
——试谈东夷族文化的历史地位……王子今（132）
《尚书·酒诰》的宗教政治含义……谢选骏（153）
论白居易与道教……钟来因（162）
《目连变》之演变及其影响……李谷鸣（183）
试论两宋八闽文化的发展……陈明光（202）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可·波罗行纪》版本史简述……任荣康（219）
明清文字狱述略……冯天瑜（246）
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19世纪70年代至1898年……马自毅（262）
从文化思想看“中体西用”……王好立（326）
谭嗣同与自然科学……李喜所（339）
苏曼殊与陈仲甫……沈　寂（350）

文献与资料研究

开智录（下）……宁树藩整理校点（375）
第四期……（375）
第五期……（409）
第六期……（443）
块余生自纪……叶　瀚（476）
上海广方言馆史略……熊月之（492）
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唐文权（506）

文摘与辑览

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
……［英］汤因比著　林　太译（519）
福柯：权力的探索和知识的考古……萧　扬辑（538）

本辑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执行编辑

China

TABLE OF CONTENTS

Essays on General Topics

Ten Lecturers on Tibetan Buddhism

Culture……Wang Yao

Hindooism and Chinese Culture……Huang Xinchuan

A Study of *Chanzo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Ge Zhaoguang

Two Topics concerning Chinese Culture

(continued)……Xu Siyuan

Cultural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a……Xiang Rendan

A Maginificent Flower in the World of Art

——Wonderful Ancient Chinese Opera……Li Ping

Monograph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Briefly on Yin and Shang

Culture……Wu Haokun

From the Crane to the Phoenix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Culture of Eastern Minorities

in Ancient China……Wang Zijin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hangshu, Jiugao……Xie Xianjun

Bai Juyi and Taoism……Zhong Laiyin

China

"Mulian Rescuing His Mother", a Story in *Bianwen* Form——*Its* Changes and Influence in History……Li Gum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Fujia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Chen Mingguang
A Brief Description fo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Ren Rongkang
A Brief Survey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Feng Tianyu
The Earliest Dissemination of Evolutionism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from 1870's to 1898)……Ma Ziyi
An Analysis of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System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Need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lture……Wang Haoli
Tan Sitong ang Natural Sciences……Li Xisuo
Su Manshu and Chen Zhougfu……Shen Ji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Data

Enlightenment Journal (Part II)
……checked by Ning Shufan
4th Issue
5th Issue
6th Issue
A Self Portrail by Kui Yusheng……Ye Han

China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Xiong Yuezhi
A Study of the Quotations Used in the Journal *Gemingjuh*……Tang Wenquan

Digest and Survey

Michel Foucault: a Study of Power and the Origin of Knowledge……Xiao Yang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藏佛教文化十讲

王　尧

一、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及版本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lamaism)①，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当地固有的宗教——苯教(Bon)结合的产物。佛教的思想体系和西藏苯教的崇拜、信仰杂揉。藏人以佛教的哲学道理去统驭苯教的轨仪，以苯教的方术神祠去附丽佛教的观念，佛、苯二教由斗争转化为融合，蔚成风气。在历史过程中，佛教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思想阵地、大量翻译经典、在公元八—九世纪之间，以佛经翻译为主，形成藏族文化的繁荣。藏族统治者大力提倡、支持翻译事业，翻译工作成为最时髦、最受尊重的职业。佛经翻译多了，再辗转传抄，愈演愈繁，不得不进行编定目录，以免重复、浪费，这就是三大目录（下面我们还要具体讲到它）的来源。尽管战乱扰攘，兵祸连结，佛教的信徒仍然把翻译、传抄、编目的事业向前推进。十三世纪，在

---

① 这是作者在1984年10月应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史研究所之约，对历史系同学演讲的讲稿，基本上保持讲义形式，未作改动。

103780

China

那塘寺（Snar-thang）编定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部(bkav-Vgyur)（佛语部）和丹珠尔部(bstan-vgyur)（论疏部）。事实上，这是第一次藏文大藏经的结集。有人曾把这一次缮抄的本子说成是“古版”，那是出于推测和想象。接着，蔡巴贡噶多吉(tshal-pa-kun-dgav-rdo-rje) 以万户长之尊亲自主持完成一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的缮抄工作，定名为蔡巴甘珠尔。为了做得更加完美，他聘请当时最有声望的佛教学者布顿·仁钦珠(Bu-ston-rin-chen-grub)（1290—1364）负责审定，成为最有权威性的精审本。以此为依据，广为流传。第一次刊刻本出现在明代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据信是铜版，以硃印传世②。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 1605 年以木刻墨印出版了第二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可以称为官版，实际上，都是以蔡巴甘珠尔作为祖本来镌刻的。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增邀请第六世噶玛巴红帽活佛噶旺·曲吉旺秋（1584—1630）主持开雕新的甘珠尔藏经，直到明天启三年，公元 1623 年完成，被称为章·三畧版③。（又称里塘版）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雕，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完成了北京木刻本甘珠尔，乾隆二年，公元1757年完成了丹珠尔刻本，就成为著名的北京清刻本全藏。与此同时，卓尼版、那塘版和德格版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完成了刻本，成为刊刻藏文大藏经的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库伦开雕，宣统二年（1910年）完成了库伦版的甘珠尔。1934年拉萨版木刻本是最后一种刻本。以上几种版本可以用表说明如下：

China

藏文大藏经刻本一览表：

刻本名称	刊刻年代	地点	主持人	内容
永乐版	1410	南京	永乐/ 大宝法王	甘珠尔
万历版	1605	北京	万历	甘珠尔
拿三朕 / 里塘版	1608—1623	丽江府	木增 / 噶旺 曲吉旺秋	甘珠尔
卓尼版	1721—1731	甘肃卓尼	扎巴谢珠玛 索贡布杰	甘珠尔
那塘版	1730—1732	后藏那塘	颇罗鼐	甘珠尔 丹珠尔
德格版	1733	四川德格	登巴才仁土司	甘珠尔 丹珠尔
北京版	1692—1737	北京	康熙—乾隆	甘珠尔 丹珠尔
库伦版	1908—1910	外蒙古库伦	八世哲布 学丹巴	甘珠尔
拉萨版	1934	拉萨	十三世达赖	甘珠尔 丹珠尔

（以上这一简表根据最近收到的西德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Helmut Eimer博士的新作《关于甘珠尔经最新研究心得》一文重新排列的。）

二、佛教的传入

佛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传入西藏的？这一问题一直是关心西藏史和西藏佛教史的学者们聚讼纷纭，悬而未决的焦点之一。古代作家们根据传说和宗教宣传的需要，提出是在公元五世纪中叶，拉脱脱日年赞(lha-tho-tho-ri-gnyan-btsan)赞普在位时传入的。布顿·仁钦珠(Bu-ston-rin-chen-grub,1290—1364)

China

在他的传世名著《善逝佛教史》（1322年成书）中说道："拉脱脱日年赞赞普在位之时，年达六十，居于雍布拉岗宫(yum-bu-gla-sgang)顶，自天空降下一宝箧，启视之，有《宝箧经》(mdo-sde-za-ma-tog)、《百拜忏悔经》（Dpang-bkong-Phyag-brga-pa）及金塔一座在焉，乃名之为'宁保桑瓦'（Gnyan-po-gsang-ba)即'玄秘神物'。供奉之。此王获世寿一百二十岁，此为正法之始也。"④紧接布顿之后，萨迦喇嘛索南坚参(Saskya-bla-ma-bsocl-nams-rgyal-mtshan)在其所著《西藏王统世系明鉴》（公元1388年成书）中说："墀带脱赞之子名拉脱脱日宁协——（即年赞），为普贤菩萨之化身，在位八十年，王坐于不建自成之雍布拉岗大宫顶时，正如往昔薄伽梵在竹林精舍所授记，佛法将弘传于西藏。以此因缘，自空中下降《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六字大明咒》、长约一肘之金塔、赞达宝刻嘛呢泥塔及木叉手印等，随同日光落于宫顶，空中并有声授记云：'汝后五代，将有了达此义之王出世。'（原注：此谓松赞干布王）王等于是惊为稀有，然，未能了达究竟何义，乃名之为'宁保桑瓦'、置诸宝座而供奉之。……正法之始实肇自此王。"⑤其他几部重要史笈如：《红史》（1346成书）、《贤者喜宴》（1564成书）、五世达赖《西藏王臣史》(1642成书）以及土观《宗派源流晶鉴史》（1801成书）等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说法。他们总是想把佛教传入西藏上推到公元五世纪以前去。《青史》(1476—1478年间成书）的作者，管译师萧奴贝(Vgos-lo-gzhon-nu-dpal,1392—1481)感觉到"自天空下降经典"的说法有点玄乎，他于是作了颇为合乎人情的解释，他说："那几部经典是梵文写的，当时没有人认得，所以只好秘密保存起来，供奉它，因而名之为'宁保桑瓦'，意思是'秘密而重要'的东西。"后来，另一位学者，索巴班智达进一步解释说那时把经文从印度带到西藏的是一位印

China

度班智达，他的名字译成藏文叫做“洛桑错”。

以上这些传说都承认在当时并没有人懂得佛教和佛教经典，实质上是谈不到佛教的传入和传播的。那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宗教——苯教。所以，《西藏王统世系明鉴》的作者带有概括性地指明：“西藏王统自聂墀赞普至拉脱脱日年赞以上，凡二十七代，五百余年之间，诸王皆与佛法无关。”布顿·仁钦珠更明确地说：“此二十七王之世，皆以苯教护持国政。”

苯教是西藏地方西部象雄(Zhang-Zhung，唐代译为羊同，有大羊同、小羊同的分别)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原始崇拜的宗教，祖师爷名叫“贤若半保”(Gshen-rab-mi-bo)出生于倭毛垄仁(Vol-mo-lung-ring)，目前，有些国外的研究者倾向于把大食作为苯教的发源地，而且认为倭毛垄仁也在大食境内。但，没有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我们认为贤若半保这样的人物肯定是在苯教历史上做过贡献。对于苯教教义的系统化，仪式的制度化做过不少工作，有过许许多多的“灵异圣迹”。这些都符合西藏社会发展中的当时历史阶段人们思想意识的情况和水平的。那时候，原始的藏人处于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对大自然纯然的依赖，对高原上的种种粗犷、剽悍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风雨雷电的发生、日月星辰运转，地震、山洪、崖崩、林火、野兽的袭击，疾病的侵害等等都使人们感到惊愕、恐惧、畏怖，为了乞求平安，避凶趋吉，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加以崇拜，十分虔敬忠诚，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怠慢，更不敢有意地冒犯。这些自然物被赋予了人格，也就是神格，成为苯教中最基本的神祇。我们从奥地利藏学家奈贝斯基的专著《西藏的鬼怪和神灵》(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Nebesky-wojkowitz, René DE. 1956初版、1975再版）一书中列出的鬼神名单中可以发现自然物被推上神灵的宝座，以及被苯教信仰所推

China

崇而涂上圣灵的油彩的历史过程。因而，可以放心地说：在那时，肯定谈不上佛教的。

史学家们（特别是佛教史家们）喜欢把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 ？—650）奉为在西藏推行佛教的藏王，在上面引述的六种藏文史笈中都有这样的叙述。他们著书的根据是：

（1）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专门为了解救西藏人民的苦难而化现人世，乐导群迷的。当然他是积极推行佛教教义的实践者。

（2）他的两位妃子，唐朝的文成公主和泥婆罗的赤尊公主都是虔敬的佛教徒，曾把释迦牟尼的不同两座塑象迎到西藏，并一直供养在小昭寺和大昭寺内，证据最为明显。

（3）松赞干布曾根据佛教教义精神制定了十善正法，做为人民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4）他和他的妃子为了供养佛像而修建了大、小昭寺及其他魔胜寺宇。

（5）松赞干布本人亲自选派了通米桑布札等十六位青年到印度学习梵文，并在回藏后根据梵文体系创制了藏文，而且，用新创的藏文翻译了佛经多部。

以上这些理由缺乏足够的旁证，当然，像观世音菩萨化现人间的神话是永远得不到证明的。他的两位妃子信仰佛教当是事实，带了一些佛像和法物进藏也完全可能，建立个人专用的经堂更是意中的事，（但那不是寺庙！）作为佛教最基本的条件：佛、法、僧（寺庙、经典和僧伽组织）都不存在。至于十善正法之类的法律条例显然是后人附会上去的膺品。松赞干布本人承先人之余绪，锐意经营，兼并四邻小邦，建立了奴隶制的军事部落联盟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生产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同时，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兼收并蓄，肯向周边的民族学习。《新唐书·吐蕃传》赞扬他“为人慷慨

China

才雄”《旧唐书·吐蕃传》里也说他：“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宾服之。”唯独没有提到他在佛教方面的贡献！而且新罗僧人慧超在唐开元年间去印度求法，回国后，在公元721年所著《往五天竺国传》中明白地写着：“至于吐蕃，无寺无僧，总无佛法。”义净（635—713)的《术法高僧传》前后记有汉僧八人路经拉萨前往印度，其中有的人受到文成公主资送。这些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吐蕃佛教的记载。看来，我们无法相信松赞干布曾推行了佛教。《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第八节，记赤松德赞(Khri-srong ldevu-btsan，742—797)的史事，其中有云：“复得无上正觉佛陀之教法，奉行之。自首邑直至边鄙四境并建寺宇伽蓝，树立教法，一切人众入于慈悲，念处于生死之间，得以解脱，基业永固，寿元无疆。”⑥这是人们能够接受的说法。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一下，简单地说：在拉脱脱日年赞时，由于偶然的因素，有人把梵文佛经带进了西藏，无人认识，被秘密收藏起来，并未发生过任何影响。松赞干布时期，通过两位妃子分别从唐朝和泥婆罗带进一些佛像和法物到西藏，也有些汉族僧人和印度僧人进入藏区云游，但是，当时是苯教思想占统治地位，佛教并未能产生什么作用，基本上没有寺庙，没有僧人，也没有按照佛教规矩建立起来的宗教生活。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从开始被介绍到西藏，经过好几代人的时间，外来的佛教徒未能打开局面。真正开始佛教活动而且产生了影响的是在赤松德赞赞普（742—797）时期。只有到了这一时期，在西藏高原上才真正修建了佛教寺宇，才有了藏族青年出家为僧，才建立了僧伽组织，才大规模地、系统地翻译了佛教经典。

过去由于藏族史学家大部分都是佛教信徒，出于信仰主义者对佛教的虔敬，喜欢把西藏传入佛教的历史一个劲向上推，推到吓人的高度。比方有人说：西藏人种初源，就是由观音菩

China

萨化身为狖猴与西藏当地的岩石女妖婚媾而来，逐渐繁衍，而知稼穑。这样一来，佛教的传入几乎是在佛教本身还未成立，释迦牟尼尚未诞生之时。这就无法叫人相信。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佛教与苯教在斗争中，双方尽量夸大自己的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业绩，用以压倒对手，因之在佛教徒撰述的史笈中把佛教的传入向上推，来证明自己这一派有古老传统和坚实的根基。所以在阅读藏文史笈时必须留心。这些书中唯一的例外是《贤者喜宴》，它以翔实，平易闻名。但，就连这本史笈中佼佼者也未能免俗，时时流露出追随宗教家的臆说的痕迹。

三、佛教的建立

赤松德赞赞普大力推行佛教，建立了佛教事业的基础。藏族史学家们往往把这说成是神的意志，是一种超人的力量的安排。五世达赖《西藏王臣史》中说赤松德赞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垂迹人间，宏扬佛法是宿世的因缘。其实，赤松德赞幼年即位，父王赤德祖赞为权臣毒毙，饮恨宾天。政治情况极端不稳，几家外戚大贵族把持政局，特别是以玛尚春巴杰（这是著名信奉苯教的权贵）为首的当权派制定了严厉禁止佛教的律条，矛头所向，直指王室中主张奉佛来抵制苯教势力的新派。这位年甫幼冲的赤松德赞整日价颤颤兢兢，在那溷浊、昏暗的气氛中生活。从他的思想深处萌发出兴佛抑苯的念头，说到底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需要摆脱权贵的控制，他需要由自己掌握住神权。这样，他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亲政，而老贵族中的政治家们深深懂得利用苯教的神权力量的价值，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安置在宫廷里的“孤苯”（Sku-bon）总是在关键时刻来与赞普作对，还往往以不可辩白的“神的意旨”发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